

1 不平衡发展

处于平衡增长路径（**Balanced growth path**）的经济增长模式，是指经济体中各个变量均以相等的固定增长率进行增长。若经济体中的不同变量以不变、但不必然相等的增长率进行增长，经济体出于某种动态稳定的均衡状态，一旦出现偏离，会趋向于重新回归这个稳定状态，称之为稳定增长路径，简称稳态（**Steady-State growth path**）。同时，在由较低的人均资本（与收入）水平向较高的稳态人均资本（与收入）水平转移时，可能会出现一段高于稳态增长速度的高速增长时期，这被称为转移动态（**transitional dynamics**），被视作是不平衡发展状态（**unbalanced growth**）的一种表现。

当前经济学教科书中对日本、韩国、中国等国家近几十年来迅速的追赶型经济增长（**catch-up growth**）现象的解释，主要是认为这些经济体处在动态转移（**transition dynamics**）的过程中（如 **Barro and Sala-i-Martin (1995) [1]** 第二章）。这种解释方法的主要问题是，它假定发生在封闭的经济体内部，资本无法跨越出该经济体流动到其他具有更高边际回报率的国家/地区。然而在现实世界中，资本的大幅度跨国转移正在持续、大量且频繁地发生，并且日渐产生着重要影响。教科书中对动态转移现象出现的解释主要是资本在现有发达地区大量聚集后所带来得边际产出（进而回报）递减，致使流动性资本大量向外转移，以寻求更高的收益回报率。然而，**Caselli and Feyrer (2007) [3]** 的研究表明，跨国的资本边际回报率其实惊人的近似。这一实证研究表明，教科书中用资本聚集导致边际回报率递减来解释转移动态的方法虽然较为直观易懂，却不是全球化实践活动中追赶型经济增长得以发生的最主要的理由。

关于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所出现的追赶型经济增长，黄亚生（2005）[16] 为此提供了一种解释，即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对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有着特定的偏好，中国利用大量吸引 **FDI** 而实现的迅速的追赶型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刻意压低产出中（包括工资、福利制度等）劳动收入所占比例，从而变相提高资本回报率的方式，以确保自己在争取国际 **FDI** 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作为对黄亚生（2005）观点的一种作证，蔡昉（2005；2006）[14, 15]，李稻葵（2007）[11]，汪同三（2007）[12] 等专家学者的实证研究也表明，我国国民收入中的劳动收入所占份额，在 1978-1995 年鉴基本保持不变，而从 1995 年以来却下降了约 10 个百分点。相应地，资本收入所占份额在逐渐上升。目前该现象仍在持续中（白重恩，钱震杰，2009[13]）。

对于追赶型增长现象出现的解释，如果将教科书中对于资本集聚导致边际收益递减的可能性排除在外，可能有两种原因。其一是，在一个开放经济体中，随着技术进步的不断提速、市场竞争的日渐升级，现有技术设备投资中既有的沉没成本（**sunk cost**）的存在，会由于调整成本（**adjustment cost**）过高而使得现有发达地区的投资出现报酬递减现象。

资本因此转而流入此前欠发达的地区，以规避此部分调整成本，导致转移动态现象的出现（Barro , Mankiw and Sala-i-Martin, 1995[2]）。第二种解释路径是从理念（ideas）得流动和技术采用（technological adoption）过程的角度入手来解释转移动态、进而追赶型增长现象的出现，如 Nelson and Phelps（1966）[8]，Parente and Prescott（1994）[9]，Romer（1994）[10]，Howitt（2000）[4]，Klenow and Rodriguez-Clare（2005）[6]，Lucas（2009）[7]等。尽管追赶型增长得速度随着时间在逐渐加快这一现象无法在纯粹的新古典主义增长模型框架（neoclassical growth framework）内作以充分解释，然而从理念（ideas）流动和技术采用的角度入手作以分析，由于将技术边界（technology frontier）看作是一个相对的变量，从而使得追赶型增长理所当然地可以呈现出逐渐加快的速度，见 Jones（1995）[5]（与之相应地，新古典主义增长模型则将技术边界视为一个相对刚性的约束条件）。然而，出于一系列原因——其中至少包括了在一个生产函数中，度量资本回报率的递减要比度量技术采用的进程要容易——利用理念的概念来分析和描述追赶型增长的方法尚未得到充分模型化。

References

- [1] Robert J. Barro and Xavier Sala i Martin. *Economic Growth*. McGraw-Hill, New York, 1995.
- [2] Robert J. Barro, N. Gregory Mankiw, and Xavier Sala-I-Martin. Capital mobility in neoclassical models of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5(1):p103 --, 1995.
- [3] Francesco Caselli. The marginal product of capital.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2(2):535--568, 05 2007.
- [4] Peter Howitt. Endogenous growth and cross-country income differenc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0(4):829--846, September 2000.
- [5] Charles I Jones. R&d-based models of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3(4):759--84, August 1995.
- [6] Peter J. Klenow and Andres Rodriguez-Clare. Externalities and growth. In Philippe Aghion and Steven Durlauf, editors,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volume 1 of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chapter 11, pages 817--861. Elsevier, Amsterdam, December 2005.

- [7] Robert E. Lucas. Trade and the diffusion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1(1):1–25, January 2009.
- [8] Richard R. Nelson and Edmond S. Phelps. Investment in humans, technological diffusion and economic growth. Cowles Foundation Discussion Papers 189, Cowles Foundation, Yale University, 1966.
- [9] Stephen L Parente and Edward C Prescott. Barriers to technology adoption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2(2):298–321, April 1994.
- [10] Paul Romer. New goods, old theory, and the welfare costs of trade restriction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43(1):5–38, February 1994.
- [11] 李稻葵. 重视 gdp 中劳动收入比重的下降. *新财富*, 7, 2009.
- [12] 汪同三. 汪同三: 改革收入分配体系解决投资消费失调. *中国证券报*, 10月29日, 2007.
- [13] 钱震杰白重恩. 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 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 *统计研究*, 3:27–41, 2009.
- [14] 蔡昉. 探索适应经济发展的公平分配机制. *人民论坛*, 11:30–31, 2005.
- [15] 蔡昉. 实现最大化就业是社会和谐的经济基础. *文汇报*, 10月24日, 2006.
- [16] 黄亚生. *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 新星出版社, 北京, 2005.